

科普文学

生活中,网络里,时不时听到有人说5G网络时代即将来临,我不明白什么是5G时代,当我在电视里看了一个节目后,才真正对5G这个概念有些明白了。

这个电视节目叫《挑战不可能》,讲的是北京的一位医生利用网络操控机械臂,要缝好距北京800公里、青岛医院手术台上的一个鸡蛋膜。这种挑战技术让我大为吃惊,远距离操作,这怎么能做到呢?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节目中,北京医院的医生说,这个机器人的一只手臂在北京医院,另一只在青岛医院。青岛医院手术台上,医生在机械臂手上,先放好将要缝一块鸡蛋膜的鸡蛋,再准备好细如发丝的线。一切准备好后,再连接网络,这时北京的医生坐在电脑屏幕前,通过操控杆开始慢慢移动机械臂,准备缝第一针。大家都知道缝衣服,第一针进去后要打结,缝鸡蛋膜也一样,这位医生穿针打结的时候会不会把鸡蛋膜弄碎呢?我想,鸡蛋膜那么薄,在现场要缝好都难,更不要说是远距离手术了,而且鸡蛋膜内部的鸡蛋液还是软的,想要打结的难度系数更大。

就在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时,却见北京医生迟迟不下针。正当我疑惑时,主持人也在问医生:“什么时候可



以开始缝呢?”医生说:“不能急,必须找准角度才能下针。”是啊,虽然面对的是一个鸡蛋,但将其视为病例手术时,医生的操作不能有一丁点的失误和马虎。这需要医生在做手术时,不但要有专业的医术,还要有相当高的专注力和耐力,否则稍不留神,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失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,北京的医生终于开始利用操控杆慢慢移动

机械臂,随着时间的流失和观众的紧张期待中,医生通过5G网络远程视频操控机械臂共计缝了8针,当看着医生小心翼翼打好了结,宣布手术结束。在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我,都很想知道北京医生真的缝好那块补上去的鸡蛋膜了吗?当青岛的医生把缝好的鸡蛋拿起并倒过来,示意观众看刚才缝过的鸡蛋膜。看看有没有缝隙、会不会流出鸡蛋液。让人惊叹的是医生高超的技术使鸡蛋膜缝合得完好无损,也没有鸡蛋液流出来。大家不由得纷纷鼓掌向医生致敬。

这是我首次通过电视看到这样令人惊叹的医学手术,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在节目现场,医生还说利用稳定的5G网络视频输入借助机器人做此类手术,能让肝癌患者术后生存概率提高到70%。如今临床上这样的手术已经做过一千多例了。是啊,我国医学技术上加上5G网络时代的到来,两者结合,就可以远程诊疗和隔空手术。这种精确

度大大提高的手术将会帮助很多病患远离病痛。

这让我想起电影《争分夺秒》中的一个场景。一位知名的教授前往西部某县开会。会议刚开完,突发心脏病倒地,教授危在旦夕,急需做心脏支架手术。但是该县医院没有做过心脏手术的医生,派专家坐飞机来,都没时间抢救了;如果把教授送到100多公里的省医院,时间也来不及。我想,如果是5G网络时代,生活中若出现这样的突发病人,那么,借助5G远程网络就可以远距做手术,挽救生命。

想想,我们将亲眼见证并生活在这样的5G网络时代,也是荣幸之极啊!



贾家古村位于高安市新街镇,我所在的地质队曾驻扎在这里。不过,在地质队的老基地生活了20多年,我只听说过隶属于新街镇的贾家村,却没有去过。年轻时的我更不知它是古村。这个冬日,我带上自己的心独自返乡,踏上了去往贾家的路。

继续漫步大概20分钟之后,贾家古村门楼赫然映入我的眼帘。门楼由一扇主门、两扇偏门组成“品”字状,青砖垒砌的立柱冷峻威严,檐角峭立,飞扬高空。我震撼了,我造访过不少村庄,迄今为止,贾家古村门楼是我见过最气派、壮观的门楼。古村存储了明清两代中国农村风貌,宗祠、雨亭、大堂、官厅、客厅、民居汇聚其中,每一处都弥漫着古朴的文化蕴意,每一处都在讲述畚山贾家曾经的鼎盛。

老乡告诉我,贾家是高安的望族。明初,贾湖第十六世孙贾怀迁居畚山,耕读起家、商贾富家,从此畚山贾氏人丁兴旺,文化和经济得到迅猛发展。如今,不仅保留了新年族拜、请菩萨、畚堆聚会、赶集开圩、出差龙、舞夜龙、滚龙等传统民俗,还有每年农历二月二的祭拜孔子、四月的木偶戏、五月二十五的先农庙会、八月的万寿宫祭等民俗,使贾家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
七八十年代,落后偏僻的新街镇物资匮乏,交通不便,我的父辈经常从地质大院徒步至附近村子赶集。儿时的我最盼在新年到来时,能穿上一件土布花棉袄,能吃上用红纸裹着的糕点……今天,我从镇上徒步五六公里到达贾家,才得知童年美好的记忆与这里有关联。贾家至今沿袭了织布、纳鞋底、挑花儿等手工技艺,红纸裹着的糕点也是这里生产的,俗称“四方糕”。

“民俗体现了人们的生存境界。”被誉为“现实中的荣国府”的贾家,民俗犹如一幅清新的乡村山水图,尽显质朴的人性美。

古村是先祖留给后人珍贵的礼物。贾家“四水归堂”的天井,其精美的“三雕”不愧为独具匠心的建筑华章。

小镇上的“江南荣国府”

李曼

戏剧人物、花卉古玩、吉祥图形在砖雕、石雕、木雕的装饰下,任岁月剥蚀,依然栩栩如生。贾家门窗以梅花图案居多,取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之意,旨在告诫子孙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,凸显出先人精湛的雕刻技艺和良苦用心。

贾氏宗祠的金碧辉煌更令我惊艳。这是一座四进式穿堂建筑的祠堂,以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,与北京故宫建筑群体的中轴线类似。祠堂内有12个天井,这在江南一带的祠堂中极为罕见。“克绳祖武”“荣封三代”“兄弟同科”等鎏金匾额,层层叠叠高悬其中,呈现出赣中农村别样的建筑风格,当是商贾之富最高尺度的印证。

“急景流年都一瞬,往事前欢,未免萦方寸。”犹如版画一般的院落穿越远古。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在大石板铺筑而成的巷道上来回地走着,来回地看着,细细品味贾家“巷道文化”的内核——“谦让墙”。贾家古村的巷道平整,由东巷道、周公巷、祠前巷、西巷道和北巷道共同组成贯穿全村,呈环形巷道,南北走向长达70米的官道尤为显赫。为了方便行人行走,在巷道交汇处内镶方石,既增加了巷道宽度,又可避免墙角伤人,人称“谦让墙”,呈现出房主“谦虚礼让,不露棱角”的处世哲学。兴许正因如此,“深在闺中”的贾家,今日没有游人纷沓的脚步,没有小商小贩的叫卖声,它淡然地吐纳着原生态的简约,村民们在这里过着安宁、自然、古朴的生活。

在村里走了3个多小时,不知不觉已是晌午。我想找一处小餐馆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,却没有看见像其他古村的特色小卖。暖阳下,晒盘里晒着的萝卜干和腌菜甚是诱人。我拈起一小块腌菜和萝卜干放在嘴里咀嚼,一位老乡坐在门口看着我。我不好意思地说:

“老乡,我尝一点你家的小菜没关系吧?”老乡笑笑说:“你不嫌弃就好,尽管吃,尽管吃。”路过一家村舍,一位老伯正坐在门口切年糕,我走了过去。老伯指着热气腾腾的年糕问我:“吃吗?”我接过老伯递过来的年糕,筋道的口感仿佛把我带回四十多年前。哦,这是唇齿留香的童年味道。“喜欢吃就多吃点。”老乡见我吃得有味儿,又给我递上几块。我羞涩地摇摇头:“谢谢了,谢谢了。我不能白吃你家的年糕,我买一点吧。”老乡一摆手:“这年糕又不值几个钱,你想吃就吃几块。”淳朴的话语令我心里暖洋洋的。

此时临近春节,村里四处飘散着糍粑的香味儿,米酒制造出风月迷离的气息。顿时,虚幻与现实把我圈在了莫名的绳索之上……

方位感并不差的我就像现实版的刘姥姥进大观园,居然没能分清东南西北,迷失了方向。后来,村里一女子告诉我,她是土生土长的贾家人,20多岁成家之后搬进高安城里生活。每次回乡,她一个人在村子里也经常迷路。原来,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贾家村重防御、保恬静,村子外围房屋栋栋相连,只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留下8个进出的路口,路口设立8座关门可随时启闭,内部有64条街巷相连。一旦有外村人入侵或盗贼进入,大门会立即关闭,冒昧之人就像进入迷宫一样,成为瓮中之鳖。故此,在贾家“进得来,出不去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几番风雨几番云。时间毕竟过去了600多年,一些被损坏的老屋已不能住人,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住了老屋曾经的峥嵘。屋空,只是空无人迹。屋内落满尘埃的物件,一件件布满沧桑的烙印。我想寻一位老者,欲在他絮絮叨叨的讲述中获知贾家完整的故事,让沉睡

在沧海中的珠贝褪去禁锢的冻土,以此激活逐渐走向衰退的记忆。

青苔、岁草,深深浅浅晦暗了浑浊的墙头,那是飘远的亘古遗留下的芳菲。它们在风尘中静默,在烟雨中萧萧,叠加成这个冬天密密匝匝的乡愁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我听见了阵阵亲切的棒槌声。寻声而去,只见七八个老大娘正蹲在池塘边洗衣裳。她们告诉我,池塘里的水是流动的活水。在这里洗衣服不仅摊得开,还可以晒晒太阳聊聊天,大家一起怡享本真、恬静的晚年生活。

“来来来,跟我走,我告诉你怎样走出村子。”一位慈善的大娘拎起堆满衣服的水桶,得知我找不到出口,主动热情地向我招呼。她告诉我,她今年84岁,在贾家住了82年。老伴已先她而去,尽管儿女们都分别在吉安、南昌有了住房,可是故土难离,老人依然守着自己的老屋安度余生。她说,古时村里的官厅建筑等级分明,大户人家往往采用雕刻精细的狮兽作构件,而普通人家则用夔龙或云板做构件。她指着陆家厅告诉我,过去有钱人家的相公中了状元,就会在陆家厅设宴庆贺,场面宏大热闹,为此营造出贾家学养深厚的良好风气。据记载,明清两代500多年间,贾家出了8个举人,10个进士,各类官员达35人。最高者至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。其余未入仕者,则外出经商。不管是官员还是商贾,他们最终又回流至老家,建基立业。此外,贾家古村还有习武之风,先后出过几个武举人。人文之盛泽被后世,更使贾家古村蕴含扬古启今的魅力。

村口晒谷场,一群雀鸟俏皮地一会儿飞落在谷粒中,一会儿在空中盘旋。“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,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。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,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……”一位农妇正忘情地跟着播放器放出的《荷塘月色》高声吟唱,她仿佛忘记了天色已渐渐入暮,我也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放慢脚步。